

报史报人译丛

主编 董广安

世界报刊史

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

〔法〕乔治·维尔◎著 康志洪 王海◎译



科学出版社

报史报人译丛
董广安 主编

世界报刊史

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

LE JOURNAL

ORIGINES, ÉVOLUTION ET RÔLE DE LA PRESSE PÉRIODIQUE

〔法〕乔治·维尔 (Georges Weill) 著
康志洪 王海 译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维尔的法文著作《世界报刊史——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是首部描述西方报刊史的专著，本书全面、准确、系统地论述了世界报业的走势，将各国报业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报业发展情况置于国际局势和该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展开介绍。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及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也可供新闻出版、外交、教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对新闻报刊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报刊史：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法）乔治·维尔（Georges Weill）著；康志洪，王海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5

（报史报人译丛/董广安主编）

ISBN 978-7-03-057315-5

I. ①世… II. ①乔… ②康… ③王… III. ①报刊—新闻事业史—世界 IV. ①G2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7295号

责任编辑：郭勇斌 周 爽 王 贝 / 责任校对：王 瑞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刘云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5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字数：372 000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丛书序

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旨在研究穆青生平、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基础上，打造“揭示一个名记者的成长过程和历史作用，从而启迪当代传媒人更好地服务社会”为研究宗旨的名记者研究之品牌。中外报史报人之研究当属穆青研究中心及其“名记者研究”品牌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基础性内涵。

为了推动名记者与报史报人研究的深入发展，穆青研究中心翻译班底整理和翻译了“报史报人译丛”：《美国女记者的故事》《世界报刊史——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追溯柏拉图——传播学起源概论》。

从现代新闻业伊始，在报业发展过程中探索其职业地位的女性从业者就发现，编辑对女记者持有偏见。现在，这种偏见不如从前那么明显，而整个报业对于女性从业者的偏见依然存在。《美国女记者的故事》这本女报人传记讲述了一些杰出女性及少许人提及的优秀女记者的故事。无人知晓，在美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年轻女性愿意在报业寻找发展机会，这样的女性可能有成千上万人。而其中仅有个别人可能有机会留在报业发展，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报业可谓人才济济，现在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人才过剩，而无论如何报业的就业机会似乎依然是留给男性的。

在罗斯小姐的笔下，报业女性从业者的生活充满了浪漫和激情。但是，报业的工作亦充满着单调、辛苦与悲痛，对这些困惑，我们不可能一笑置之。事业成败都决定于女性的性格与品质，对于男性报业从业者亦然。本书有关报人和名记者的论述置于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古往今来，名记者和报人及其传世之作的成功，往往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报人和记者的成长离不开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娜丽·布莱、艾达·塔贝尔等彪炳美国新闻史册的著名女报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采写了系列轰动性调查报道，为美国新闻事业甚至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穆青研究中心在报史报人与名记者研究范畴内，欲对世界报业及其记者群体展开研究，须先系统了解世界报刊发展的脉络。《世界报刊史——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全面、准确、系统地论述了世界报业的走势，在现当代关于世界报刊发展史的论著中，属于稀缺而珍贵的史料；作者在论述各国报业的发展态势时将报业置于国际局势和该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展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平行文本或者同类世界报刊史著述比较而言，该著述为法文版，实属难得，其专业



知识信息含量及其系统性和科学性亦是其他著述难以超越的。

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及其报刊史学之理论基础之一，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得到内地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内地学者在引进西方传播学的同时尝试了传播学本土化的系列研究，但其中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国内传播学著述的既定模式基本是对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等国外学者的传播学理论及其模式进行宏观描述，很少从传播学学科起源的层面展开科学而准确的论述。《追溯柏拉图——传播学起源概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导论性著作，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起源、范畴和方法，勾勒出从早期诡辩家到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发展轨迹。作者全方位地探讨了传播学学科，认为传播学研究是一门健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实践艺术。

“报史报人译丛”不仅弥补了报史报人研究之理论基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盲点，而且为报史报人与名记者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和崭新思路。作为河南省重点文科研究基地之一，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的定位就是，建设成全国性开放式的研究中心，以开放的姿态和国际视野来研究穆青新闻思想，赋予其时代背景下新内涵。我们在第一套“穆青研究中心报史报人译丛”的基础上，及时地推出更符合中心定位与国内新闻传播学基础性研究之需的第二套译丛，旨在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增添有份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心的研究品牌形成与发扬出力，在国内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及其竞争中脱颖而出，为穆青研究中心发展成为国内外有关报史报学研究及名记者研究的重要基地而努力。

此为序！

董广安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穆青研究中心主任

2018 年 2 月

中译本序

随着科技的发展及人类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新闻变成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人们渴望得到更快、更可靠、更多元的新闻，以满足他们的精神世界。本书陈述了西方报刊的起源与历时三百多年的发展，证明了人类对新闻的渴望有多么深远，对新闻的需求永不停息。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巴黎的《费加罗报》（*Le Figaro*）、《纽约日报》（*New York Times*）等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本书作者乔治·维尔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1865年生于阿尔萨斯区（Alsace），后就读于高等师范学院，1892年获得了历史学博士。他一辈子关注政治社会问题。早年他专门研究法国政治思想家圣西门（1760—1825年），写了两本著作：《社会主义的先驱——圣西门及其著作》（*Un précurseur du socialisme : Saint Simon et son œuvre*, 1894）和《圣西门学派及其历史与影响》（*L'École saint-simonienne, son histoire, son influence jusqu'à nos jours*, 1896）。由于他对史料精准的把握及深刻的分析，这两本书至今仍享有很高的权威性。1906—1935年，他在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的卡昂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1944年在巴黎去世。

本书引入了当时法国历史学家贝尔（Henri Berr, 1863—1954年）在Renaissance du livre出版社所负责的“人类的进化”（*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丛书。其中，1921年已出版了语言学家约瑟夫·旺德里（Joseph Vendryes, 1875—1960年）的专著《语言》（*Le langage*）。原先准备接着出版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 1878—1956年）的《书籍》（*Le livre*），不过，费夫贺没写成。因此，1932年，贝尔决定先出版维尔的这本书并为其写了序。

这本书是首部描述西方报刊史的专著。在此之前虽有一些历史学家探讨了单独某一国家如法国、德国等的报刊史，但本书通过跨国家的维度，更易解释与分析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及其中的连贯性，特别是从19世纪起报刊之间的国际交流及影响，推动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报刊集团的发展。

本书的范围很广，不过，并不覆盖全世界，而主要谈及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也提及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奥地利等，同时简要介绍西方之外的报刊，如中国、日本、印度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报刊，时间跨度为19世纪至本书写就之时。

作者对第一手史料有非常好的把握，按照不同国家的历史顺序陈述报刊的发展。本书特别注意到，报刊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发展，技术能够更有效、更廉价地印刷报刊，并且把它们传达读者，如16世纪的印刷发明、1814年第一次使用蒸汽机器能够每一个小时印刷1000份，20世纪初的无线电通信。当维尔写作此书时，报刊主要使用纸版。虽然纸版至今没有消失，但现今流行的电子版报刊也是很大的革新，使新闻发出的同时读者即可回应、评论等。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反思报刊如何同文学、艺术、体育、科学、金融一样，塑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影响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确实，报刊的势力十分强大，它不仅记载历史，也塑造历史。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担任多年的记者，用这个平台传达他的政治思想，使该报1849年的发行量达到了6000份。在此之前，法国社会学家普鲁东（Proudhon, 1809—1865年）自己创立了《人民代表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报纸。

可以说，报刊的发展也陪伴了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在此过程中，各个国家积极参与报刊的运作。维尔写作此书时，注意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国家意大利与德国严厉压制了报刊的正常运作。

在最后一章，作者也批评了报刊不好的一面。如为了扩大影响力，报刊有时使用很庸俗的语言，文学素质较低；由于时间的压力，报刊有时的报道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不深入的，导致传播不确定的消息甚至是假新闻。不过，作者认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腐败方面，即报刊被某些企业的经济利益所控制，使报刊成为金钱的奴仆，失去了独立性。如此，记者必须对自己的职业负责，对社会负责。国家必须用法律保护社会 and 报刊。不过，维尔还比较乐观，强调报刊对社会的功绩，他认为报刊能帮助读者追求真理，展示真理。

本书在中国很早就受到了重视。民国时期，学术界特别关注国外新闻史：1925年，李昭实出版了《世界报纸大观》；193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主编了《国外新闻事业》；1944年，程其恒主编了《各国新闻事业概述》。法语专家宋善良曾将本书译成中文，但作者名译为淮尔，书名译为《日报期刊史》，于中华民国29年（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2007年，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印了该中译本。我本人没有校对康志洪、王海两位先生的新译本，也没有与宋善良的旧译本比较。不过，我相信，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会提供很出色的新译本，使本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梅谦立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2018年2月

前言——报刊与历史

我们曾就语言问题说过^①：“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文字与印刷术（它们与语言一样，是无数发明的总和。这些发明经人们反复模仿、反复传播后为社会所共有）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辟后续专文予以阐明。文字创造了传言达意之物，由印刷术无限传播，以至永恒。由是，思想便战胜了空间、时间和死亡。”

语言、文字和印刷术是为了表达思想而被思想创制出来的奇妙工具。《语言》（*Le langage*）、《书籍》（*Le livre*）和《世界报刊史》（*Le journal*）是“人类的进化”（*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②系列丛书当中的三部著作。它们逻辑上相互关联，描绘了知识工具发展的主要阶段，而知识工具则与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

与手一起，有声语言的发明造就了人类。这一发明的重要意义，我们已通过旺德里（J. Vendryes）的代表性著作《语言》一书而有所领略：这是一项效率非凡的发明，它有利于人类在相互合作过程中采取行动并认识世界。然而，毕竟是“言语飞逝，文字长存”。库尔诺（Cournot）说得好：“文字被发明的那个时期可视为人类思想史其中的一个关键期。”^③在《史前的人类》（*L'Humanité préhistorique*）一书中，雅克·德·摩尔根（Jacques de Morgan）从简单的图画应用到字母设计，对人类文明发源地（“在这里，文明之光照遍了全球”）“以图文表达思想”进行了早期尝试性的探讨。^④旺德里《语言》的最后一个部分用于讨论文字问题，他对摩尔根所揭示的问题进行了补充完善，对前人的探索进行了追溯。此外，不同的人类群体一直在寻找一种便于思想进行“物质形式的交流”的方法，对这一过程中人类群体所取得的各种成就，旺德里也进行了综述。

文字的发明虽然较为迟缓，但它在实现思想物质化表达的同时，也使得记忆能够形诸于外（此前，人们或许也尝试过多种记忆方法）。其意义之深远，再怎

① T, III, p. XXII.

② “人类的进化”系由亨利·贝尔（Henri Berr）出任总编的系列百科全书，包括逾 100 本专著。贝尔邀请了各领域专家来撰写，其中《语言》一书由旺德里著述；《书籍》拟由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撰写；《世界报刊史》的作者是乔治·维尔。——译者注

③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nos connaissances*, éd. de 1912, p. 317.

④ 保罗·拉孔布（Paul Lacombe）曾说：“最初的文字不过是对物体的描绘；接下来出现的文字体现了物体名称中音节的形象；最新的、真正的文字则体现了名称中基本语音的形象”（*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p. 198）。



么评价也不过分。^①如果记忆没有形诸于外，“人类就会像一个完全无法记起往事的人，或许更加糟糕的是，他对前一天所作所为的回忆也毫无准确性可言。因此，文字是人类牢靠的记忆方式：有朝一日，如果人们知道了自己现今的所为，知道了自己从何而来，就能够知道自己将来应该何去何从，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自此以后，政治事实能够存留在案了，这确实很了不起，但影响远比这更加深远的，则是科学和艺术领域里经非凡人物观察、发现和思考后的所得也可以存留下来了。现在，人类终于能够开始编撰自己那一套永不完结的百科全书了”^②。

在对思想进行记录和扩散的方法上，从文字到印刷术，两者之间只隔着一种传播速度和范围上的差异。^③但是，印刷术的发明却是与文字的发明相隔了多个世纪后才出现。印刷术的发明所导致的结果是非常惊人的：只要是在人类足以掌控的时间范围内，思想的成果就能够持久延续下去；对思想家、博学者和诗人而言，他们的潜在读者群、信徒及共同事业的合作者群体便可以无限扩大。^④

费夫尔的《书籍》被人们期待已久，它本应在《世界报刊史》之前问世，但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因时事所限，费夫尔仍未将该书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我们暂且按下印刷术的第一阶段不表。又由于乔治·维尔早已做过长期准备，以讨论人们所特指的“报刊”的演进史，因而从那时起，为我们赐稿已然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乔治·维尔的著作所收集的原始材料极其广泛多样，编排方式极其清晰、巧妙，材料的精确与丰富令人惊叹；书中还通过恰如其分的援引，通过重要的逸闻轶事对相关事件进行说明注解。乔治·维尔的著作在规模上超越了前人的一切相关著述，他自己也曾充分利用过这些著述。不过，在这些著述里，即便是其中内容最为丰富者，也仅涉及一国的报刊而已；而维尔的著作就各国报刊通史（几乎涉及报刊的起源至当代发展的全部历程）进行了讨论，可谓开创了先河。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报刊的发展前景处于显要位置，其他世界各国则处于次要位置。维尔的著作已然填补了一大空白，而且人们也似乎要求该书能够提供非凡的服务。因此，无论时间长短，我们怎能够剥夺“人类的进化”丛书的读者对

① “一直以来，人们对书面语的重要性都有所认识。起初，人们把文字归功于神的启示。希伯来人相信文字由上帝授予了摩西；古埃及人将文字归功于智能之神托特；古希腊人则一边把文字的发明归功于农业实践或是火的发现，一边却把神话里发明了腓尼基字母的卡德摩斯（Cadmus）抬高到与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ème）和普罗米修斯（Prométhée）相等的地位。”（Vendryes, p. 387）

② Paul Lacombe, *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p. 199——另请参见匈牙利教授艾蒂安·豪伊瑙尔（Etienne Hajnal）新著 *le rôle social de l'Écriture et l'Évolution européenne*（摘自 *Revue de l'Institut Solvay*, 1934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文中各页文字极为密集，不少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在继语言口语化之后出现的语言文字化（scripturalité）方面，在文字的社会与文化功能方面，豪伊瑙尔的著作中却不乏非常有用的细节描写。scripturalité 一词是在匈牙利语词 *írásbeliség*（意为“字母化”——译者注）和德语词 *Schriftlichkeit*（意为“字母化”——译者注）的基础上创制的。

③ 我尤其乐于引用拉孔布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他曾说：如果说文字诞生于绘画，那么，狭义的印刷术则是诞生于图画印制，源自木刻术（Lacombe, *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p. 202）。

④ 关于文字发明和印刷术发明所导致的经济、政治、道德、法律（成文法），乃至于情感等各个方面的实际后果，仍请参阅 Lacombe, *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pp. 210—223。拉孔布曾说：“人类要是没有言语能力，人类的责任就几乎不存在。”（p. 223）



维尔这部著作一睹为快的机会呢？

在此情况下（在其他情况下，包括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如果说我们没有遵守系列丛书出版计划的顺序，那是因为计划本身和编撰工作的一般准则或许已足以确保丛书的终极和谐与逻辑性。

手写形式的书籍古已有之——它早在印刷术面世以前就存在了。可以说，是印刷术创造了报纸——它至少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报纸^①（亦即日报）。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报纸的需求姗姗来迟。对报纸的需求一直就存在，但只有在可能被满足的情况下，这种需求才更加凸显，并且日趋强烈。

人们对当前、对时下的好奇心是报纸出现并发展的基础。首先是一种身在局中、讲求实际的好奇心：了解时事，以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不消说，这种好奇心在政客和商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好奇心还是一种审美上的好奇心，从广义上讲，它是一种游戏式的好奇心：了解新颖的一切、出人意料的一切、卓越和非凡的一切。在真实世界里，就是在生活本身中去寻找某些艺术形式力求表达的情感。这一类好奇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强烈。“公众总是极为关注非常事件，因为它们打断了日常生活的单调节奏，这其中有些像洪水暴发、火山喷发、地震（更不用说彗星来临）那样的自然事件，有神秘的谋杀一类的人为事件，还有一些（以前）信者寥寥的奇异事件。”

人们用信件传达与己相关和无关的消息，人们的好奇心也长期通过信件的形式勉强得到满足。之后，手书“新闻”（亦即通报）在多个国家出现了。尤其是在15世纪的意大利，受上层阶级“强烈好奇心”驱使，满足这种心理的人被找到了，他们是职业手抄新闻业者（*nouvellistes*），是现今记者的鼻祖。印刷术的出现，令新闻能够以更加定期化的方式企及更广泛的读者群。

报刊刊出的定期化是伴随历书（包括年历或是半年历）开始的，到了15世纪，冠以各种名谓的定期刊物形成了，如“公报”（*gazette*）、“信使报”（*mercure*）、“报纸”（*Zeitung*）、“邮报”（*courrier*）和“科兰特报”（*coranto*）等。起初，“报纸”（*journal*）以其内容（亦即文学和科学性内容）和刊出的间隔期较长而区别于公报^②。最早的一批日报出现在18世纪。^③很快，一场奇怪的嬗变出现了：“报纸”已然迥异于插图“杂志”（*magazine*）和月刊“杂志”（*revue*）这些娱乐型或严肃性的刊物，报纸原则上提供当天的消息，杂志则从未演变成每日出版的刊物。

于是，这场定期刊物演变的最终结果，是日报的面世。用更好的词来说，它

① 原著此处法文词 *journal* 可作“报纸”解，也可作“日报”解。——译者注

② 在《百科全书》中，伏尔泰将 *gazette* 定义为“关于公共事务的叙述报告”；他把 *journal* 定义为“定期著作，内含新版书籍的节选，其中对艺术和科学领域里的发现予以详述”。关于 *journal* 一词的定义，参阅马克·雅利克（Marc Jaryc）为所著 *Vocabulaire historique du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 一书所拟定的草案（*Revue de Synthèse*, 1933, pp. 136—144）。

③ 日报在几个国家出现的年份：英国，1702年；法国，1777年；美国，1781年。

应该叫“一日多刊报”(le pluriquotidien)，因为一天内会刊出晨间、午间和晚间报纸，另外大报社还能够将某期报纸连续刊出。

这一惊人的发展变化缘何而起？它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抵抗（因为抵抗以往有过，有时还极为强烈）？这一发展产生过什么后果（因为后果以往产生过，而且极其重大、极其多样化）？维尔的著作有如此大的效用，而且在某些方面又如此新颖，那么，凭借着丰富的细节材料，该书都提出并解决了哪些基本问题呢？

维尔的任务之一，是说明“报纸”与科技的总体进步之间是如何密切相关的。

印刷术便是其中最早的一个相关因素，而印刷术自身也在报纸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与此同时，报纸也充分利用了各种各样的科技发明。定期刊物一旦编撰完成，就必须尽快分销，而“报纸创始之初的两大必备条件——印刷术与邮政服务都已具备了”。其中，邮局因其良好的组织和服务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怎么形容也不过分。蒸汽印刷机、轮转印刷机、莱诺铸排机及众多的售报创意，使报社“达成了不断增加发行量这一基本目标”；如果没有铁路，报社也就无法获得高发行量所必需的客户资源；再者，如果没有铁路，没有电报和电话，没有平版印刷和碳印法，没有培林式传真电报机或飞机，那么，报纸的素材（亦即日常事件和日常影像）^①就不可能具备即时性的特点，而此后的报纸是要让读者直接目击事件的。

在维尔的著作中，不乏富有启发意义的统计数据，既涉及报纸的扩张，也涉及发行量增长的数字^②，还涉及报纸不断增加的版面数及日渐调低的报纸售价。要满足巨大的纸张消耗，要医治办报成本增加的痼疾，人们非竭尽全力不可^③，因为在报纸售价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办报成本是不能靠售报所得来支付的。而广告恰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一项天才的创新。广告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填补了办报的赤字。

在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与广告开始彼此接近”。但广告成为“常设交易会”却是19世纪的事情。1830—1860年完成了一场革命，至少在法国，这场革命的

① 技术的进步甚至给纸质印刷报纸带来了无线电新闻播报的竞争：“（思想）最初刻制在石头上，后刻在铜表上，再后来写在动物皮上，之后又写在轻质的纸张上，而今，（思想）已没有了物质的外表，它乘着无线电波飞翔。”（L. Houlevigue 著 *L'Histoire du papier*，载于 *Le Temps*，1934年7月31日）

② 约1668年，德意志地区一家公报的发行量为90—100份。约1712年，伦敦10家报纸的发行量为4.4万份。1763年，*Mercur de France*拥有1600名订户。1776年，*Gazette de Voss*发行量为2000份。1803年，*Journal des Débats*订户数达8150名。1827年，*Journal des Débats*发行量为1.26万；*Constitutionnel*为2万。1840年，*Gazette de Voss*发行量为9820份；1847年达到2.03万份。1829年，*Times*发行量为1万份。1840年，*Le Siècle*发行量为3万份。1835年，*Times*发行量为1.7万份。1849年，*New York Herald*发行量为3.3万份。1866年，*Siècle*发行量为4.4万份；*Débats*为9650份，*le Temps*为9600份。1855年，*Times*发行量为6万份。1870年，*Daily News*发行量为15万份。1896年，*Daily Mail*发行量为20万份，5年之后，升至100万份。*Le Petit Parisien*几个年份的发行量分别为：1899年77.7万份，1905年118万份，1913年155万份；1914年，41家日报的总发行量为600万份。1913年，*Morgenpost*发行量为40万份。1896年，*New York Times*发行量9000份，1914年达到25万份，1918年升至37.7万份。1930年，*Daily News*发行量逼近150万份。1931年，*Daily Mail*发行量为184万份。1934年，*Daily Express*发行量达200万份。1928年，德国共有10686家报纸和杂志。1930年，*Morgenpost*发行量达到60万份。1918年，俄国共有859家报纸，总发行量350万份；1932年，俄国报纸数达到5600家，总发行量达3500万份，其中*Pravda*发行量接近200万份。

③ 参阅上文引述的L. Houlevigue所撰写的文章。



主要代理人是埃米尔·德·吉拉尔丹（Émile de Girardin），人称“世纪老人”。24岁时，他已统治了巴黎，“因为他把第一个赞助人借给他的500法郎都用在广告上”^①：他树立了一个榜样，并由此大获其利。

恰如麦考利（Macaulay）所言，广告“之于商业，犹如蒸汽之于机器”，因此，经济的起飞与报纸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其与工商界的关系，报界自身也越发深入地投身到工商业领域当中。^②人们建立起新闻通讯社和广告社、附属机构、行会组织和各类组合，使报纸趋于商品化，人们可以变换花样，从中大牟其利。

然而，报刊的演进并非仅仅仰仗科技进步与经济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它是整体社会环境造成的，民主的进步在其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大众化教育的进步也与此密切相关；近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大事件推动了报刊的演进，这些事件（如国内部斗争、殖民扩张、对外战争等）不仅撼动了世界、使各国人民深陷动荡漩涡，而且也使社会的组织形式深受影响。

总而言之，报纸的历史与人类的总体历史紧密地联系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还会增强。我们可以勾勒出报纸总体演进的轮廓，并且注意到：“报纸在20世纪不仅征服了欧洲和美洲，也征服了亚洲和非洲。”无论任何地方，无论任何时期，报业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此外，人们也意识到：民族差异的偶然性、环境的不同或各种特殊情形，总会给报纸造成各种显著差别。例如，在伊斯兰地区的内部，尽管基本理念和诉求相同，但“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和民族利益之间毕竟千差万别”，从而给穆斯林报刊引入了“众多不和谐因素”。报刊所遇到过的抗拒，报刊在欧洲部分地区今天所依然面临的困难，凡此种种问题的本质如何，我们和乔治·维尔要排除偶然，从中一探究竟。

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报业才能蓬勃发展，它的全部力量（无论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力量）才能够展露无遗。只有自身自由，报刊才能够在为其直接读者提供准确信息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可资历史借鉴的严肃文献；而且只有自身自由，报刊才不会仅仅满足于记录事实：它会面向未来；为改良和革命做好准备；它能使政党声名鹊起，也会站到政党的对立面；它会表达大众的心灵。对于思想，报刊是绝妙的宣传工具。在政权面前，报刊的权威已然树立。^③正因为如此，与他国政权和其他时期相比，某些国家的政权在某些时候对报刊怀有更深的疑惧，对它的限制也更多，其中包括审查、课税，甚或奴役控制等措施。对于报刊的权威，政权的意图要么是让它瘫痪，要么是将其劫持。^④

① 见 Maurice Reclus: *Émile de Girardin, le créateur de la presse moderne*, p. 82; Morienvall: *Les créateurs de la grande presse*; J. Bertaux: *Presse 1836. Revue de Paris*, 1934-05-01, p. 192; A. Thérive: *Les livres, le Temps*, 1934-03-29.

② 为尽可能多揽广告业务，报界通过有奖竞猜活动而走到了尽可能多“收买”读者的地步。

③ 1814年，德意志地区某记者表示希望报纸能够充当“人民的喉舌，君王的耳朵”。

④ 据某审查官说，报纸“会使大众过于了解上层的行动和计划”。

法国第一报人厄塞布·勒诺多（Eusèbe Renaudot）^①曾自豪地谈及他的公报：它“是一种商品，它的交易从来就无从禁止，这一点源自它湍流般的本质：抵抗愈烈，其势愈壮”。从1664年起，弥尔顿（Milton）便出版了为新闻自由辩护、极富说服力的文稿，这些文稿后被米拉博（Mirabeau）译成了法文。^②

有些国家（如英国和荷兰）很早就出现了实行新闻自由的倾向，其他国家却不得不长期忍受审查制度的反复无常和君王们的一意孤行。专制政权只有在特例下才会容忍新闻自由，而且总是相对的自由；人们对政治解放的要求日益高涨，报刊争取独立、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则不过是这一要求的一种惊人体现。在18世纪的德意志地区，王公们视理性全然是可疑之物。而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希望报刊能够自由表达、提供翔实灵通的消息，且这一愿望变得愈发强烈和旗帜鲜明。布里索（Brissot）曾于1793年说过：“如果没有公报，美国革命就永远不会发生……。英国国会令爱尔兰身陷萎靡、落魄的境地，是公报把它拉了出来；是公报保住了英国残存的一点政治自由。”法国大革命前夜的陈情书也明确表达这样的基本诉求。米拉博惊呼：“但愿你们的头一条法律永远献给新闻自由，那是最神圣不可侵犯、最不受限制的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其他一切自由。”

18世纪以来，聪明的专制独裁者（如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一世）意识到了报刊的实力及其解除思想束缚的功能，因而对报刊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一是对报刊必须严加约束，以摧毁一切反对派；二是必须开办官方或半官方的报刊，以便支配舆论。”

在乔治·维尔的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征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四种权力”^③尽管变得日益强势，却也时不时遭遇到反动势力的猛烈攻击。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对比便有过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论战。七月王朝早期，“主教、大领主、法官、军人、学者、法国前贵族、前议员、离校大学生，所有人都把手伸得长长的，为的是把定期报刊的操纵权抓在手里，那时报刊的影响力太大了”^④。

在近1840年的英国，报刊“与煤炭、舰队或英格兰银行一样，是当时英国一股无可争议的力量”。1848年，“新闻自由”的口号无所不在，之后，报刊一度重回备受压迫的故态，但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报刊的新攻势、为了最后决定性的结果而做的准备。1881年的法国法律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法律之一”。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法国和其他各国都受到了审查制度的干预，但理论上，“协约国的胜利也应视为新闻自由的胜利”。然而，新的独裁国家要报刊服从于国家

① 厄塞布·勒诺多（1646—1720年）并非以报业著称，真正的报人是他的祖父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 1586—1653年）。——译者注

② 参阅1695年洛克对审查制度的控诉，以及拉瓦特尔（Lavater）和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提出的权利要求。

③ 此系伯克（Burke）的用词。

④ 阿尔弗雷德·奈特芒（Alfred Nettement）语。



利益，自相矛盾的是，它们把自由说成是顺从于某项事业、顺从于某个政权的。

在乔治·维尔的这本书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备受压迫的报刊的行事方式。通常，国家政权想要遏制的舆论总会找到某种秘密的表达方法，或者总能从境外发出自己的声音。一般而言，当政治议题有危险时，便会受到文学、道德训教^①、社会新闻的排挤甚或被取而代之。读者群扩大后，大众化报纸一时尚未展现其颇具印象派味道的内容和光鲜亮丽的面貌。出于谨慎，同时也是出于让报刊趣味多样化的考虑，人们往政治报刊里渗进了大量的异质元素。这些异质元素（包括评论、文集、专栏文章、连载小说、金融新闻和体育新闻等）的作用和它们在报中的相对占比因国别、时代乃至报纸类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乔治·维尔所收集的丰富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注解。

为确定报刊与各种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和知识条件之间的关系，为确定报刊与各色人物（他们或促进、或阻碍、或在形式上丰富了报刊的发展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合作者（即维尔）展现了他的通博而毫无虚饰的才能，对此，我们理应致以最高的敬意。

当报刊演进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各色各样报刊的诞生（如舆论型报刊、新闻型报刊、“煽情”和发掘丑闻的报刊等），看到了记者职业的成长壮大和组织化^②，看到了报界名人（如职业的或半路出家的记者、编辑和经理人，以及头顶各种职衔的发起人）生生不息的阵列；我们也认识到了定期刊物（尤其是日报^③）在我们文明中所占有的地位。至此，我们与作者本人做了这样一番思考：报刊的这一切作为，其目的究竟何在？报刊自身的进步固然十分辉煌，但报刊所造就的进步呢？

在此，因时机不成熟和有偏向性之虞，我们并不讨论涉及报刊进步这一全局性的问题——它将留待完整的“人类的进化”丛书作答。^④我们赞同鲁瓦耶-科拉尔（Royer-Collard）与乔治·维尔的话：“报刊的善与恶是不可分离的。”报刊是绝妙的宣传工具，它既可以为自由服务，也可以为独裁制度服务。然而，迄今为止，哪怕是最严重的障碍，报刊也总能够逐一克服；它是强有力的文化工具，通过扩张，它毫无疑问地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⑤但报刊也对书籍构成了竞争；它以

① 本来，这一类特别材料是单独分开讨论的。

② 记者的职业之旅是在对“罚款、示众柱刑、鞭挞、监禁”的恐惧中开始的，一度“被视为文学中最低贱者”。后来，又经过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们承认“记者的工作值得让最优秀的智者来担当”；我们看到，在吉拉尔丹的时代，记者更是贵为“王”者。

③ 在“编辑室”里，在报纸抵达报亭或是到达报贩怀抱的那些时刻的大街上，各色人等的精神状态，甚或是报贩自身的精神状态，都是可资分析的素材。

④ 国际综合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的刊物将在近期出版第六期《综合周》（*Semaine de Synthèse*）分册，内容涉及《当前科技条件下“进步”之概念》（*la notion de Progrès devant la Science actuelle*）。

⑤ 某些人只把吉拉尔丹视为多项事业的开拓者，因为“他把报刊只是设计成一种大众教育的工具”。圣-伯夫曾这样评价吉拉尔丹：“他有自己的目的，有崇高、恒久的目标，……诚如人们所说，那是他的乌托邦天地。”另，关于报刊的教育使命，见本书178页对美国报纸经理鲍尔斯（Bowles）的引用：“报纸能够而且也应该通晓历史，为社会赋予活力，……充当贯通人文精神的生命血液；它是暴君的劲敌，是自由的左膀右臂……”



思想牟利，对思想轻佻以待^①；对公众当中最无意义且往往最低俗的趣味也曲意逢迎。从这个角度来看，报刊为肆无忌惮的野心家和浑水摸鱼之徒提供强力帮助，因此，报刊已然是伤风败俗行为的始作俑者。克列蒙梭（Clemenceau）曾说：“关键是要知道：良性新闻自由的好处是否能够抵消恶性新闻自由的害处。我对人文精神有信心，我相信新闻自由。”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日报虽有助于创造历史，但同时也愈发悉心地寻求将正在发生的历史定格记录下来。这种历史印制在千千万万的报纸版面里，以成百万份的发行量刊出。如果我们能思考这种日复一日、每时每刻都记载下来的历史，那么，即便对历史学家会在什么新环境和新困难下进行工作，我们也会来一番思考。人们需要找到自己在时间上的定位，需要把自己与历史相联系，需要尽可能贴近史实地重现千年之遥的过去。这类需求是过去近几代人的典型特征，除此之外，人们现在又有了新需求，这个日益强烈、日益得到更好满足的需求便是：必须重视现在的一切，必须随时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和人们所说过的一切。除了并不总是可靠的官方新闻，报纸的报道和采访也采集价值不尽相同的消息和细节材料，令主观解读层出不穷。上文讲到了技术的改进，这些改进产生的同时大大促进了真相和谬误的记录与传播，其中既有无意识的谬误，也有刻意造成的谬误。由此，数量惊人、暗藏危机的文献资料便产生了：这是一面千面镜，它照出的生活景象看起来格外混乱。^②

倘若历史学家能够将统筹综合的精神与分析的方法及批判精神相结合，从而使事实在整体文献中的迅速增殖膨胀得以抑制，则此事善莫大焉。通行的准则，以及人们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准确思考，都是源自人们对遥远过去的研究，倘若这些准则和思考也能够主导人们对最近历史的认识，则此事善莫大焉。

亨利·贝尔（Henri Berr）

① 从18世纪起，哲学家们对报纸进行了批判。

② 各类报纸、“行情报”及对其的“分析整理”既不可能完整，通常也不会受到评论；其中最好的分析整理也只能用于十分有限的目的，而且往往是实用性目的。数年间，所谓的“国家社会与政治研究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d'études sociales et politiques）出版了一些公告，这是进行大规模系统分析整理的一次有趣尝试。

目 录

丛书序	(董广安) i
中译本序	(梅谦立) iii
前言——报刊与历史	(亨利·贝尔) v
引言	1

第一部分 旧王朝时期的报刊

第一章 报刊的开端	5
第一节 手书新闻	5
第二节 印刷新闻	9
第三节 定期刊物	12
第二章 17 世纪的法国报刊	18
第一节 《公报》	18
第二节 “学者报”	22
第三节 “信使报”	24
第三章 17 世纪法国以外的报刊	27
第一节 英国的革命与复辟	27
第二节 德意志及其他地方的报刊	31
第三节 荷兰的法文报刊	34
第四章 18 世纪英国报刊	38
第一节 自由报刊：笛福、艾迪生、斯威夫特	38
第二节 反对公权力的斗争：威尔克斯与朱尼厄斯	43
第三节 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报刊	48
第四节 早期的广告	50
第五章 18 世纪欧洲大陆的报刊	52
第一节 法国的官方报刊	52

第二节 法国报刊的新特点	55
第三节 德意志地区的报刊	62
第四节 腓特烈二世时期	65
第五节 欧洲的文学报刊	67

第二部分 1789—1848 年的报刊

第六章 1789—1813 年法国及欧洲大陆的报刊	73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时期事实上的新闻自由	73
第二节 8 月 10 日后的反动	76
第三节 拿破仑与法国报刊	80
第四节 法国以外的新闻业	84
第七章 1789—1815 年的英国报刊与反拿破仑报刊	90
第一节 英国报刊的斗争与进步	90
第二节 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德意志的戈勒斯、法国保王党	95
第八章 西欧的报刊（1815—1848 年）	98
第一节 英国报刊的飞跃发展	98
第二节 法国报刊与政府	102
第三节 比利时与瑞士报刊的开端	107
第九章 中东欧地区的报刊（1815—1848 年）	109
第一节 中欧地区守旧势力的反弹	109
第二节 审查制度的盛行时期	112
第三节 1840 年后自由派的觉醒	115

第三部分 19 世纪下半叶的报刊

第十章 报刊的变革	121
第一节 科技变革	121
第二节 英国与法国的早期廉价刊物	124
第三节 新生的美国新闻业	129
第四节 印花税的废除与通讯社的建立	132
第十一章 1848—1870 年的欧洲报刊	134
第一节 德意志地区的革命与反动	134
第二节 法国的革命与反动	138